



在俄罗斯内务部疗养院传播大法美好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俄罗斯内务部工作人员疗养院举行了大型歌舞表演，包括工作人员和家属在内的音乐会约有五百人参加，疗养院负责人阿德列·瓦西里维奇·卡拉斯诺夫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并授予感谢证书和纪念表。法轮功女学员表演了两个舞蹈并介绍了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到的迫害。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人们了解到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原则为修炼指导，修炼者努力当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

功法展示后很多有兴趣的人来学功。

一位老上校表示，他已经开始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的，也明确了我直觉到的东西：有更高的开始和超常的东西。书里没有一个词关于政治，没有任何极端要求。”稍后，老上校还说到，他的工作有过驱赶抗议和游行示威者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极端分子和善良和平的公民。他说，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感觉到了让人宁静祥和的状态。最后，疗养院负责人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常来。◇

台湾灯会 造型灯展示法轮功弘传世界

（明慧记者方慧台湾综合报导）迈入第二十个年头的台湾灯会，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至十九日在彰化鹿港古绩小镇启动，开幕至今已涌入六百万参观人次。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大法弘传全世界”的超大地球造型灯特别亮眼，许多参观花灯的民众驻足拍照留念。很多人表示：“这个花灯比其它的还要特别，它是一个地球它会转动，上面还有一个教人家做善事的“善”字。”

法轮功学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手工打造十四座造型灯参展，其中地球造型灯的主题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意指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从中国传出后，至今已传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包含欧、美及日、韩、台湾等亚洲国家。

法轮功学员许小姐说：“透过灯会，让民众知道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弘传，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喜爱、获得



许多国家的欢迎与褒奖，很希望所有的来宾来了解、认识法轮功。”

灯会的第一个周末涌进了一百四十五万人潮观看，将原本只有八万人口的鹿港市区挤得水泄不通。法轮大法的展示灯区还有一百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定点表演，吸引许多民众观看并拍手叫好。来自南台湾的仙女队也十分受欢迎，不少民众争相与她们合照。外国的游客对法轮大法深感兴趣，跟着学员炼功。◇

150 多家大陆医院实施精神药物迫害被曝光

总部设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组织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发布了中共在医院对法轮功修炼者系统的精神虐待的报告，报告中披露了中共政府利用药物注射等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精神迫害，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报告中列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过精神虐待酷刑的一百五十多家医院，再次向世人揭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人权迫害。

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不人道的和臭名昭著的用以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之一是精神虐待折磨。这种虐待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被大量使用，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报告指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在现代有信誉的医院。”

报告收集了明慧网报道的一千零八十九名遭受过精神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这些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曾经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描述说，精神折磨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身体损害甚至死亡，使许多人精神错乱，或处于半昏迷状态，或处于“植物人”状态，或不能走路、说话，或不能照顾自己，而这些学员在被精神折磨之前不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酷刑曾经在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盛行，并于八十年代引起全球精神和心理卫生保健人士的愤慨。目前证据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种酷刑的使用比前苏联更广泛，然而在中共极权统治下，这种残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还鲜有人知。

法轮功人权发言人说：“为了摧毁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中共当局广泛地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精神折磨，包括强迫灌食或注射大量精神控制药物、不明药物或有毒物质，大规模电击，或电针太阳穴冲击大脑等，导致学员癫痫。”◇

修大法 退休制药厂厂长心脏赛小伙

没退休前，我在某市一家国营制药厂当厂长。我是学化学制药专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这家制药厂，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

我来自农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有头有脸的人给帮忙，没有一点点靠山，我是家里唯一吃“公粮”的。自己从一踏上社会，就老老实实在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由于自己是科班出身，业务钻研得精通，工作不怕吃苦，与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好，因此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厂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开始宣扬经济建设、一切向钱看，人的思想越来越自私，道德滑坡得很厉害，自己当厂长既要管生产，又要对上对外对下，方方面面压力很大，还得受来自同事和工人的气，过得并不轻松。终于有一天我累倒在办公室，一头扎在地上，不省人事。

好心的同事们把我急送医院抢救，据当时的医生讲，再晚来会儿估计人就完了，算是捡回一条命。原来，我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一听吓了一跳，这无异于判我死刑。我的身体那可是没的说，从小到大一直结实，还没吃过药打过针，在大学期间，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

病情好转后，我出了院，到工人疗养院继续疗养。同病房有位老先生，看我还年轻就被诊断为心脏病，很是同情我，就向我推荐练习一种气功。出院后，我坚持练气功，虽有好转，但是每天却总得大把大把吃药，

气色大不如以前，病始终没法除根。

单位一位好心的同事，他见我人善良，为了厂子不辞辛苦，到头来落下一身病，就找到我，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可以除病根，从此不需要打针吃药。说实在话，我可是打小一直受所谓无神论教育，再加上自己就是制药的，那些话当时确实不信。

但是那时候出于好奇，也想让病好，我就加入修炼。炼过三次，就感觉与别的气功不一样，以前的胸闷、胸痛的症状消失了，也不憋气了，人的精神也好起来。

记得得病时，我才刚到四十岁，那时候工作照上的我鼻唇沟深陷，满脸土黑，不知道的会猜当时的我有六十岁年纪。现在的我脸色红润，身体发福。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伟大的大法

给我的福报。

我拿出钻研业务的劲头，不断看大法的书，越来越明白了。人类的科技根本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拿我的病来讲，现代医学除了让人大把吃药，就是动手术，把病掩盖推移，而要彻底根除，那真是无能为力。现代科学与修炼相比，科学不过才百来年的事，而修炼是多大的事啊，承传了多少亿年了啊。科学解释不了的，师父给出了答案：科学解决不了的，而我自己就是修炼的亲身受益者。

修炼大法后，药罐子早就丢了。我现在真是六十多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劲头赛过小伙子。

我非常感激慈悲的师父，没有慈悲的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把我引上修炼的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万分庆幸今生找到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文／大陆大法弟子）◇

历史图片：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1998年5月）



超常的科学现象

1998年5月15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吉林省长春市考察。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有效率总数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

法轮功修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要求修炼者把提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修炼者在工作、生活中以

“真、善、忍”为准则，从提高人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身体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修心加上炼功，这对修炼者身心健康的改善和增强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修炼法轮功还可以使人戒除不良嗜好，改善人际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除了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事例，法轮功主要强调道德，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还揭示出了人体、生命和宇宙的奥秘，为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法轮功教人遇事向内找，

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与人为善。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中写到：“法轮大法修炼人群出现的这一特异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与事例，已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长春女子监狱教育监区的残暴罪行与主要酷刑

长春女子监狱所谓的“教育监区”是座地狱中的炼狱。恶警张淑珍、倪笑虹、郭霞、刘蕾等中共豢养的不法之徒，肆意采取多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一）残酷的捆刑

捆刑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腾空，像五马分尸一样捆起来，而且除了仰面捆，更狠毒的是：背着捆，面朝下，成趴着姿势再捆起来，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这种酷刑折磨身体成了残废。法轮功学员相立杰就被这种酷刑折磨，胳膊被捆成了残疾，至今仍被非法关押中。

长春法轮功学员孙秀霞多次被送进监狱五楼的小黑屋迫害得奄奄一息，惨不忍睹，最后用担架抬着送往医院抢救。

法轮功学员吕永珍因不放弃修炼，多次被关进五楼黑屋子酷刑迫害，邪恶的大队长张淑玲面目狰狞的



叫嚣：吕永珍不转化就把她固定在床上，躺瘫她！最后吕永珍被迫害的奄奄一息。

法轮功学员王娟芳在监狱五楼黑屋子被捆，灌、毒打等酷刑迫害十个月之久。法轮功学员王娟芳在监狱五楼黑屋子被捆，灌等酷刑迫害十个月之久。

法轮功学员窦丽娜被绑在床上捆，并被强迫喝尿。

（二）灌刑

法轮功学员被施以这种灌水桶



酷刑演示：手脚倒背绑在床上

酷刑迫害，就是几个恶犯抓住法轮功学员的头发，使劲把头按到水桶里呛灌，看要不行了，提出来缓一下，然后再呛灌，反复无数次，几乎被灌死。法轮功学员黄亚军被呛灌迫害的精神失常。

法轮功学员孙淑英被迫害的下肢麻木，行走困难。法轮功学员张金秋冬天被脱掉棉衣进行体罚迫害。

（三）趴光板床上捆

法轮功学员王绍清原来是警察，在被迫害中经常被酷刑折磨，每天被强迫趴在光板床上只许前胸着床，手脚倒背绑在床上捆着，犯人包夹脚穿皮鞋踢头部。

（四）被褥捂、憋

磐石法轮功学员刘霞（仍被关押中）因不放弃修炼，在去年一年当中被迫害的脱像了，被关在三楼单间要挨无数嘴巴毒打和拳打脚踢，不让穿棉衣，坐在光板床上冻的缩成一团。更恶毒的是恶警郭霞指使刑事犯和帮教逼迫写攻击大法的思想汇报，把刘霞摁在光板床上，用几十斤的被褥等将刘霞捂上，只露两只脚，直到被憋得窒息了，才撒开，缓口气再憋，反复这样折磨，最后被迫害的只剩一口气，因梨树县法轮功学员赵艳霞被酷刑迫害致死，才停手。

在监狱里，恶徒们用肮脏的抹布、袜子塞进法轮功学员嘴里是家常便饭。

以上揭露的酷刑只是黑嘴子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更多酷刑迫害真相都被掩盖着，但是邪恶只能掩盖一时，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天理昭昭，善恶必报，迫害法轮功学员恶徒必遭天谴！

陈淑芹被长春女子监狱折磨致死真相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市六十一岁的妇女陈淑芹，一九九六得法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二年里，陈淑芹女士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法轮大法，遭中共人员八次绑架，被非法劳教过一年、非法判五年，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在长春女子监狱被酷刑迫害致死。

二零一零年，陈淑芹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期间，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关押在黑嘴子监狱里最邪恶的“教育监区”四区的三楼黑单间里，遭受酷刑迫害。该监区小队长恶管教郭霞指使邪恶的刑事犯包夹杀人犯崔海玉、周佰凤、涉黑犯李雪娜、诈骗犯：崔殷、马研、韩立杰、杨惠、汪秀芳等，毒打、呛、灌陈淑芹，把她的头按在水桶里呛、灌，再提起来，再使劲摁下去呛、灌，反复的呛灌，几乎灌死。

在酷刑迫害下，陈淑芹曾经承受不住折磨妥协过，清醒后，她立即声

明坚修大法，又被体罚，陈淑芹绝食抗议，又被关进五楼更加残酷的迫害，长期被恶警绑在最残酷的捆刑上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她又多次被劫持到三楼毒打、上绳、吊捆、灌各种酷刑折磨。陈淑芹坚定不放弃大法修炼，最后被恶警指使包夹（犯人）活活打死。

恶徒们折磨死陈淑芹后，监狱为掩盖真相，在尸体上扎上吊针，匆匆将尸体送往医院，谎称陈淑芹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的酷
头刑
按演
在水
桶把
里法
呛轮
、功
灌学
员



河北省一名教师，二零零九因公出差到北京，住宿登记时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给当地相关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

接电话者是一名男士，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法轮功学员在早期围攻中南海，所以才会遭到镇压。炼功就炼功，为啥要围攻中南海？……”

我知道该官员是听信了官方电视的报导，却无法得知事情的真正原委。我说：“您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学员去上访吗？在一九九六年，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籍《转法轮》还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但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私自扣押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非法抓捕。而罗干的亲戚何祚庠，更是不断发表诬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就去了天津的杂志社讲明真相。天津公安就打了、抓了四十五名学员。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您知道吗？当时学员自发到北京上访，是希望政府尽快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和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朱镕基与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解决。学员们随后静静地离开，走的时候，把警察丢弃的烟头也捡干净了。国际上称这事件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赞赏中国民众素质高。”

北京官员： 你指引我看到光明



“但是后来，江泽民出于妒忌，制造迫害借口，把这一和平上访事件歪曲成了所谓的‘围攻中南海’。”

对方时不时地有些不同的看法打断我的话，但最终我算是重点似的告诉他，四·二五上访展示了法轮功群体的和平理性风貌。

我们谈了很多，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表示怀疑。我告诉他：“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深入调查，挺身为法轮功学员开庭抗辩，这些律师他们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像李和平等律师，因为为法轮功伸张正义而遭到当局屡次施压，长期被北京警察骚扰和跟踪监控。高智晟律师甚至遭到与法轮功学员同样的酷刑折磨。是非正邪，相信您有智慧去分辨思考。他说：“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但……”

我问他：“您知道吗？比如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

个人电脑出厂时被要求装一个叫‘绿坝’的上网过滤软件，表面上是说了保护未成年人不受黄色网站干扰，但有网民测试，色情网站根本就显示正常，根本就扫不了黄。那么这软件用意何在？”

对方来了兴致，要我往下说。“非色情关键词列表有六千五百多个，其中法轮功的相关名词占绝大多数，中共扫黄是假的，这不是很明显地在防止中国百姓听到法轮功真相么？为什么怕人民知道真相？每个人在真相面前都有智慧判别中共的谎言。您知道突破封锁的自由门软件吗？”

对方当下要我传给他，我告诉他这软件的安全程度几乎是无懈可击，并且可以突破封锁看到真实的报导。

他开心地说：“真高兴认识你。”

他告诉我：“我先看看这些网站好吗？”语气中完全没有了那股强势，并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兴奋感。过了许久，我收到他传来的讯息：“你指引我看到光明！谢谢你！”我回了他一个微笑的表情。（文/小筱）◇



图：“4·25”当天在公共汽车中拍摄的上访人群和悠闲的警察。中南海的红墙在人群对面，街上能看到自行车行驶，根本不存在什么“围攻”。

林场职工谈自焚： 天安门警察拎灭火器巡逻？

笔者2002年9月19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与一位来自延边地区的高先生相遇。高先生50岁左右的年纪，在林场工作了半辈子。我们坐在广场东北角的一处闲谈，说到去年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的“自焚”。高先生说：“林场每年都做各种防火灭火演习，别说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在林场提前准备下沙子和土，对于身上浇了汽

油、着了火的人，肯定会烧坏的。用灭火器在几分钟内根本就不可能扑灭。况且在天安门没见一个警察拎灭火器巡逻的，怎么可能那么多警察那么快拿灭火器到现场呢？”

事实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图：荷兰国家电视一台2005年3月14日《时事评论》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并揭露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据中共媒体报导）20多个灭火器。